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三十三回 王義病中引諫 雅娘花下被擒

詩曰： 花願消磨酒願醒，不然何以謝柔情。
謾言野老身康健，樂死強他寂寞生。

又云：

春藏月底疑無影，笑過花來忽有聲。
不信宮中浪蜂蝶，無香無色也多情。

話說煬帝為丹藥所傷，煩燥難當。因御醫莫君錫說冰盤可以解除，眾美人遂一房房、一院院，都買冰為盤以邀寵幸。一霎時將迷樓上堆得像一個冰窖，走進去涼陰陰、冰森森，十分清爽。煬帝日日注目玩視，又吃解熱降火之藥，不覺漸漸平復。病雖好了，只是元氣虛損，精神疲憊，不能任情淫蕩。要去飲酒消遣，才吃得幾杯，便昏昏沉沉醉矣。及自醒來，又要頭昏眼花害酒，心下甚是不暢，遂傳旨召光祿要造一種淡酒陶情。光祿忙奏道：「中國之酒，皆用曲釀；雖至淡至薄，多飲亦醉，醉深亦病。惟胡人一種玉薤酒，乃是用水谷所制，味醇而性烈；雖多飲亦不醉，雖大醉亦不病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此酒最妙！朕記得巡狩薊北時，虜帳中一班胡女輪流來獻，朕放量痛飲，何止千觥萬爵，殊不覺醉，真美酒也！可速速造來。」光祿領旨，忙忙去造玉薤酒不題。

卻說煬帝因精神虛耗，每日只是昏昏貪睡。一日在夜酣香帳中睡起，正憑欄看花，忽一陣風從鬢髮間吹來，吹得肌膚寒栗，慌忙避入帳中，大有畏怕之意。忽長歎一聲說道：「朕三五年來，朝朝縱飲，夜夜追歡，從不怕什麼春霜秋露。今正當強壯之時，不知何故，忽然精神疲憊，一陣風吹來，便覺有幾分寒意。」眾美人強解道：「今日春風乍寒，妾等亦覺衣單，非精神之過也。」煬帝道：「天氣既寒，亦足怪矣。」言未畢，忽旁邊轉過王義，俯伏在地奏道：「臣有一言，不識忌諱，望赦臣萬死，敢一一奏上。」煬帝道：「有何事奏脫？可細細敷陳，赦汝無罪。」王義奏道：「臣乃遠方田野廢民，幸人賈得備除掃之役，蒙聖恩憐念，特加寵異，臣不勝感激，故願淨身以圖報效。今出入禁闈，常覲天顏，實遠人之大幸也！誓不敢以諂諛之言蒙蔽聖聰。臣近來竊睹聖躬，見精神消耗，無復往時充實。此無他，皆親近女色之故也。」煬帝道：「朕亦常思及此。朕初登及時，精神強旺，日夜為歡，並不思睡。必得婦人女子，前後抱持枕藉，方能合眼，才得入夢。一有所觸，便恍然驚悟。今一睡去，便昏昏冥冥，不能得醒，想亦為色慾所傷也。但好色乃歡樂之事，極快心暢意，不知形神何以得疲？」王義奏道：「人生血肉之軀，全靠精神扶養；精神消耗，形體自然衰憊。就如花木一般，必有水土之養，雨露之滋，方鮮妍茂盛；若一失乾枯，便憔悴不榮矣。」

煬帝道：「朕雖好近女色，然春秋才三十有餘，又非老邁，為何就精疲神耗？」王義道：「人之精神有限，養之則充足，耗之則虛損，原不可以老少論也。故有青年消渴之人，亦有白首康強之叟。臣聞陛下潛龍晉府時，清心寡慾，親近善人，屏棄女色，故龍體康強，天顏華澤，寒不入、暑不侵，可以通宵無寐。自登大寶之後，垂拱日少，遊豫日多，兩京十六院及江都迷樓，非蛾眉皓齒不列於前，非笙歌羅綺不擁於後。目所見者，無非佳麗；耳所聞者，無非巧笑。情所鍾，心所愛，身所眷戀而不肯頃刻離者，無非此溫香軟玉，兩殘雲也。所為若此，欲求其精神強實，安能得也？且從無一時半刻，與賢人君子，談論道德，以養身心性命。雖逢時遇節，偶一臨朝，然坐不移時，便退入後宮與美人妃妾為歡取樂。朝朝彩袖夜夜紅裙，非不暢悅聖心。」

然古語云：「蛾眉皓齒，伐性之斧。」日消月耗，安保其不有傷聖體也！故今日怯寒貪睡，不為無故矣。」煬帝道：「汝言雖是，然捨此何以為樂？」王義道：「臣聞昔時有一野叟，獨自歌舞於磐石之上，欣欣然樂。有人問他道：「汝既不富，又不貴，何樂如此之多乎？」野叟說道：『吾有三樂，人皆不知。人生難遇太平世界，吾今不見兵革，此一樂也；人生難得肢體完全，吾今身體康健不有疾病，此二樂也；人生難得享大壽，吾今耳聰目明，年已八十矣，此三樂也。安得不樂？』問者大加贊賞而去。今陛下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名教中無限樂地，仍謂無樂；卻舍龍鳳之姿，金玉之體，浪蕩消磨於花酒，是陛下之保身，轉出於野叟下矣！倘調養失宜，一旦疲憊，彼時雖有佳麗，卻何以享之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。」一時說得情詞激切，不覺歔■泣下，俯伏在地，悲不能已。煬帝看了亦覺慘然。忙叫左右將王義扶起說道：「汝不必悲，其言容朕思之。」正是：

為義為忠不論人，隋家豈少股肱臣！

如何泣涕相規諫，只有遐荒一矮民？

又云：

聽來字字長沙相，玩去言言國土心。

莫怪朝廷思義士，士如有義自情深。

煬帝被王義極諫一番，心下正要尋思理義，不期又被眾美人說說笑笑哄誘了到蕊珠軒去鬥百草；鬥了一會，依舊又去飲酒；酒吃醉了，依舊又去宣淫縱欲。煬帝雖在沉湎之時，然因王義情詞懇懇，諫得激切，未免也有幾分回想，又正被色慾弄得疲疲憊憊，也支撐不過。到了次日，爬起來，即喚王義來說道：「朕昨夜細細思汝之言，甚覺有理。人生不過圖暢快此身，若此身不健，雖有富貴，亦不能享。汝真忠臣也！汝真愛我者也！」王義道：「臣謬蒙聖恩寵幸，誠殺身難報。故不避斧鉞，上逆天顏；但知之非難，行之為難。望陛下稍加靜養，實社稷生民之福。」煬帝道：「汝既道破，朕安忍復為。汝可回到後宮，選一間幽靜宮院，待朕回來潛養。內裡只用小黃門隨侍，宮人采女一個也不許出入。飲食供應，俱要清淡。」王義領旨，忙到後宮去選。選了半日，選得一間文思殿。內中圖書四壁，花木扶疏，甚是幽靜。雖然皇城中，卻別是一天，盡可怡情悅性。王義選定了，隨來回奏煬帝。

煬帝遂與眾美人說道：「朕一人乃天下社稷之主，不可不重。因貪歡過度，近來形體殊覺疲倦，今選得文思殿幽靜，朕且去調攝些時，待精神充足，再來與你等行樂。」眾美人雖然要留煬帝，然見煬帝念頭已決，留之不住，只得說道：「萬歲靜養龍體乃大事，妾等安敢強留？但朝夕承恩，今一旦寂寞，願假杯酒，再做片時歡笑。」煬帝道：「朕亦舍汝等不得，但念保身，不得不如此；既以酒相勸，可取來痛飲為別。」眾美人慌忙取酒獻上說道：「萬歲今日回宮，不知幾時方可重來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回宮不過暫時調攝，非久遠之別。少則一月，多則百日耳！精神一復，即當重來。汝等可安心相待。」說罷，大家共痛飲了一回，又徘徊留戀了半晌，煬帝方才起身上輦還宮。正是：

兒女情既長，英雄氣應短。

不知淫欲坑，幾時填得滿！

煬帝回到宮中，蕭後接住問道：「聞陛下在迷樓行樂甚暢，何忽有移宮靜養之意？」煬帝道：「昨因王義再三諫，朕想其言大是愛朕，故有此意。」蕭後笑道：「此意固善，但恐陛下天縱風流，獨宿不慣。」煬帝道：「英雄作事，要行則行，要止則止，有何不慣！」蕭後道：「若果如此，誠國家之慶也。」隨叫看酒相送。不多時，十六院夫人也都來說道：「聞陛下移宮保養龍體，妾等不勝欣慰，特來奉賀。」煬帝道：「暫避紛囂，有甚可賀！」蕭後隨命左右斟上酒來，大家直痛飲到深夜，煬帝方才起身。蕭後又叫點了許多燈籠，親同眾夫人送煬帝入文思殿。到了殿門，煬帝說道：「朕就從今日為始，恐怕壞例，倒不敢邀御妻與眾妃子入去。」蕭後笑道：「只願陛下始終如一。」遂各各分手回宮苑而去。

卻說煬帝到了殿中，只見服御的都是些小黃門，並無一個嬪妃采女。煬帝因有幾分酒意，竟自解衣安寢。次日起來梳洗畢，吃了早膳，獨坐無事，隨起身到各處看看花兒，又去架上取幾冊書史來觀。怎奈乍謝繁華，神情不定，才看得兩行，便困倦不喜。因想道：「靜養正好勤政。」隨叫小黃門傳旨，取多時積累的奏疏來看。不多時，小黃門取了一堆奏疏進來，放於龍案之上。煬帝展開觀看，不期頭一道就是奏楊玄感兵反黎陽，以李密為謀主，引兵攻打洛陽甚急。煬帝大驚道：「楊玄感乃楊素之子也，如何敢橫

行如此！洛陽乃東京根本之地，不可不救。」遂批旨遣宇文述、屈突通領兵討之。再展第二道看時，乃是奏劉武周斬太原太守王仁恭，取兵萬餘人，自稱太守，據住汾陽宮，十分強橫。再看第三道，卻是韋城人翟讓，亡命於瓦崗寨，聚集群盜萬有餘人，同郡軍雄信、徐世皆附之。再看一道，又是奏薛舉，自稱西秦霸王，盡有隴西之地。再看一道又是奏杜伏威起兵歷陽，江淮盜賊蠭起相應。再看一道，又是奏李密兵據洛口倉，所積糧米，盡行奪去。

一連看了二十餘道奏疏，皆是奏盜賊反叛等情。煬帝大驚道：「天下如此有許多盜賊，虞世基也該早早奏聞，為何竟不提起來！」遂批出旨來切責虞世基。虞世基慌忙具疏回奏道：「傳聞盜賊不過是鼠竊狗偷之輩，無甚大事；郡縣捕捉，自當殄滅，何足有亂聖心！」煬帝看了，復喜道：「我就說天下這等太平富庶，哪有什麼盜賊，不過是鼠輩耳。好笑這些郡縣，便奏得猖獗如此！」心下雖然放了，卻也沒什麼興趣。遂把其餘奏疏堆在一邊，立起身來閒步，東邊走一回，又到西邊走一回，殊覺無聊。須臾左右排上膳，煬帝拿起酒來欲要吃，獨自一個卻又沒興；欲待不吃，又無以消遣。只是勉強一杯一杯的灌將下去。怎奈悶酒難飲，又無人歌，又無人舞，吃不上一二十杯，便頹然醉矣。也不吃飯，就連著衣服，倒在床上去睡。只見袁寶兒來說道：「萬歲獨居寂寞，長春殿芍藥盛開，吳絳仙、朱貴兒眾美人已備酒饌，何不前去一遊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去倒要去，只怕蕭娘娘得知要笑。」袁寶兒道：「瞞著蕭娘娘往後邊去就是。」煬帝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遂走起身來，隨袁寶兒轉過後殿，只見一個小黃門，早推了車兒來接。煬帝上車，須臾之間，忽推到長春殿，只見吳絳仙、朱貴兒、韓俊娥、薛冶兒、杏娘、妥娘、月賓一班美人，笙簫歌舞來迎接道：「妾等與萬歲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；今見芍藥盛開，聊具一樽，私請萬歲來賞玩。」煬帝道：「朕孤寂至甚，正要瞞了娘娘來游，不期汝等多情，大快朕心。」說罷，眾美人獻上酒來。煬帝因寂寞了一日，遂放量雄飲。

大家說說笑笑，正吃到歡娛之際，忽見蕭後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，大聲說道：「好靜養，好靜養！昨晚連殿門也不准我進去，今日卻躲在此處飲酒，是何道理？何欺妾之甚也！」煬帝猛然看見，著了一驚，忽然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連忙爬將起來，早已黃昏時候。心下暗想道：「朕自要靜養，為何又做這等亂夢？」又想到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還是夢中快活。」又想到：「朕原為保養精神，夢中行樂，卻又不費精神，倒不如多做幾個好夢，也是快事。」遂照舊倒身去睡，不料酒醒了，翻來覆去再睡不著。翻覆了一會，心下不快，又爬起來東走西走，就如害相思的一般，倒有幾份淒涼難過。正是：

人骨風流病，如何寂寞醫。
心猿羈愈跳，意馬係偏遲。
荒志應難定，狂魂豈易持。
只愁孤枕上，難度五更時。

不多時，天氣昏黑，左右點上燈來。煬帝倚著龍案閑坐，欲要吟詩遣興，卻又情景索然，只得又叫拿酒來吃。眾黃門忙將夜膳排上。煬帝沒奈何，把悶酒拿著苦捱，才吃得十數杯，早依然又醉，再吃得三兩杯，便榻伏在案上，昏昏沉沉睡去。朦朧之間，忽夢見一個女人，生得梨花容貌，楊柳細腰，裊裊婷婷的走到面前，說道：「妾邯鄲女也，見陛下獨處淒涼，願薦枕席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美人素不識面，何多情若此，真妙人也！」慌忙抱到床上，將衣帶鬆開，不料那美人忽把煬帝往上一推，煬帝不曾防備，連忙將雙手去撐，撐了一個空，忽然驚醒，幾乎將龍案都推倒。眾黃門見煬帝夢驚，慌忙上前扶定。煬帝定了定神，追想夢中女子，甚是懊悔，就有個要到十六院去的意思。忽抬頭只見一個小黃門站在面前，止有十六七歲，倒生得唇紅齒白，有幾分俊俏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妙年同小吏，姝貌似朝霞。
謾道非佳麗，風流實可誇。

煬帝忽見小黃門俊俏，因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小黃門答道：「奴婢叫做柳青。」煬帝道：「你會吃酒麼？」柳青才知道煬帝有意，見問吃酒，慌的不敢做聲。煬帝笑道：「不要著慌，朕問你乃好意也。」隨叫賞他一杯。柳青不敢推辭，忙磕一個頭起來吃了。原來柳青不會吃酒，才吃得一杯酒，早微微地紅上臉來。煬帝看了一發可愛，隨親手將他頭上的排帽除去，露出一頭烏雲般的黑髮，直披到肩上，更覺可人，因此很得煬帝的寵幸。煬帝這一夜，也不知有多少胡夢亂夢。到了次日起來，梳洗畢，也等不得吃早膳，上了香車，竟望中宮而來。王義聞知，慌忙趕來諫道：「陛下潛養龍體，為何又輕身而出？」煬帝忿然道：「朕乃當今天子，富貴無窮，安能悒悒居於此中？此與幽室何異！」王義奏道：「居此靜養，可多得壽耳。」煬帝道：「若只是這等悶悶獨坐，雖活千歲，亦何為也！」王義默然而退，不敢再諫。

煬帝到了中宮，蕭後接住笑說道：「陛下潛養了這一兩日，不知養得多少精神？」煬帝笑道：「精神倒未曾養起，思想歡娛，夢魂顛倒，反不知費了多少精神。」蕭後道：「也不必閉宮靜養，只是時時節省淫欲，便是養也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有理。」蕭後便要看酒來吃，煬帝道：「朕悶了兩日，此處只好吃飯，若要吃酒，還須得個疏曠所在，豁豁心胸方快。」蕭後道：「月觀中倒久不去游，聞裡面薔薇開得有趣，去看一看何如？」煬帝道：「最妙最妙。」左右排上早膳來，煬帝同蕭後吃了，遂回到月觀來看薔薇。到了月觀中，早有吳絳仙接住。此時乃四月望後，薔薇果然開得滿架，香氣襲人，十分可愛。煬帝又傳旨袁寶兒一班美人來侍宴。須臾排上酒來，大家共飲，就像離別了許多時，今日才乍會的一般。你酬我勸，倒吃得比平日暢快幾分。歌一回，舞一回，整整吃了一日方住。煬帝酒後不放蕭後還宮，就留在月觀中同住。眾美人也不放回。此時天氣初熱，煬帝不肯入房，就在大殿上鋪了一榻，與蕭後同寢。這一覺直睡到三鼓後，二人方才醒轉。及睜開眼看時，萬籟俱靜無聲，朦朧的月色已照入殿來。煬帝與蕭後說道：「月臨宮殿，清幽澄澈，朕與御妻同榻而寢，何異於仙！」蕭後笑道：「想昔日在東宮時，日夕皆侍奉枕席，如此光景，不以為異。今老矣，不能如少艾親昵，偶蒙聖恩一幸，真不異仙也。」煬帝道：「朕與御妻，夫妻天長地久，安有老幼之分？」

正說汝了，忽聽得階下吃吃笑聲。煬帝驚訝道：「是誰在此戲笑？」蕭後道：「只怕是哪個美人戲耍。」煬帝慌忙穿上單衣，悄悄地走起來看。走到簾櫳前，往階下定睛一看，此時月不甚明，只見薔薇花外，隱隱約約有兩個人影交動。煬帝望見影兒瘦怯怯的，心下只疑是袁寶兒與誰有私，忙跑下階來，直到花叢邊去擒拿。原來不是袁寶兒，卻是小黃門柳青與宮婢雅娘調戲，衣帶被薔薇刺抓住，再解不開，故此笑聲吃吃不住。二人抬頭，忽看見煬帝跑來，慌做一團，沒處躲藏。煬帝看見不是袁寶兒，也不說長短，竟自大笑走回殿來。蕭後也穿了衣服，迎下殿來問煬帝道：「是哪個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朕只當是袁寶兒有私，不期是柳青與雅娘兩個調戲。」蕭後笑道：「既不是袁寶兒，陛下空費了一番心力矣。」煬帝道：「花蔭私會，大是妙境。朕往年在東京十六院中，私幸妥娘時，光景正如今晚相似，風流佳境，歷歷可想者也。今夜與御妻相對情景，又是後日一段風流佳話也。」蕭後道：「往日曾有一夜，在西京太液池納涼，花蔭月影，正如今夜相似，陛下還記得否？」煬帝道：「怎麼記不得？朕那夜曾效劉孝綽為雜憶詩二首，念與御妻，御妻只怕倒忘了。」蕭後道：「不忘、不忘。」即信口誦道：

憶睡時，待來剛不來。卸裝仍索伴，解佩更相催。博山思結夢，沉水未成灰。憶起時，投簽初報曉。被惹香黛殘，枕隱金釵。笑動上林中，除卻可晨鳥。聽之咨嗟云。

煬帝聽完說道：「御妻倒還記得不忘，好快日月，回首一思，又是幾年事矣。」蕭後道：「當時天下承平，故時光易過；近聞得外方群盜蠭起，陛下亦當圖之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何必過慮？人生天地間，其壽能有幾何！且圖眼前歡笑，後日縱有他變，儂終不失為長城公，御妻亦不失為沈後。今日憂之，不亦過乎？」蕭後聞之，默然不語。正是：

寧可不為天子，安能負此風流。
笑殺杞人鄰婦，無端空替人愁。